

《柱间史》与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的互文关系初探

泽 拥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101)

摘要 西藏割据时期的重要文献《柱间史》历来备受关注,关于其叙事的研究尚有突破的空间。文章主要从互文的视角,尝试解析《柱间史》与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之间的叙事关系。文章在对比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殊胜赞<广释>》和《萨迦格言及注释》几个包含罗摩衍那故事的文献之后,选定古藏文《罗摩衍那》作为与《柱间史》进行互文研究的文本,进而在“英雄与美人”的叙事框架下提出,两个作品在地域特征的描述、猴子与女人及“镜子”与“箭射”的情节设置和松赞干布与罗摩、文成公主与悉多、赤尊公主与布尔巴拉几组人物塑造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映射关系。这一关系在引入《韦协》《嘛呢全集》《娘氏教法源流》及《弟吴宗教源流》同《柱间史》进行横向对照后,显得更为明晰。对《柱间史》与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之间潜在的互文关系的揭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挖掘《柱间史》背后深广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

关键词 《柱间史》;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互文关系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25.01.009

中图分类号 H214.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25)01-075-011

几乎每一种对藏族历史文献《柱间史》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会触碰到书中叙事的问题,在一些专题性的分析中,有人对书中的描述进行历史性还原,如张云通过文献对照对文成公主与大臣噶尔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的解析^[1]。有人关注到书中的重复叙事,如完么吉合代对堪舆等情节的分析^[2]。有人从叙事片段引出佛教不同流派的问题,如沃纳(Cameron David Warner)对书中观世音菩萨与释迦牟尼对话场景的关注^[3];米尔斯(Martin A. Mills)对于阗和尚相关叙事的解析^[4]。也有比较综合和整体性的观照,如杨毛措将书中的婚姻叙事与王权问题相互联系进行阐释^[5];大卫逊(Ronald M. Davidson)通过印度的佛教宇宙观与西藏地域空间的结合,来研究《柱间史》中“君王的宇宙起源叙事”^[6]。达吉耶

(Eva K. Dargay)概要地指出过该书叙事可能涉及的不同来源,比如前佛教时期的神话、大乘佛教故事、印度神话、其他亚洲地区及中东文明^[7]。这些研究为我们做更多新的探索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本文即沿着叙事研究的方向,试图指出《柱间史》与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之间的互文关系,以对《柱间史》的创生背景进行一种尝试性的解读。

一、问题的提出

《柱间史》与罗摩衍那故事之间关联问题的提出,源自该书在追溯雪域吐蕃地区先民来源时所讲述的故事。故事中直接涉及罗摩故事的情节非常简短,但它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其相关情

收稿日期:2024-12-05

作者简介:泽拥(1975-),女,藏族,四川甘孜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

节出现在第4章,兹录如下:

彼时，罗刹国楞伽城中，罗刹楞伽十颈王与天王罗摩二人为了美貌无比的天女争斗，其中，名叫哈鲁曼达的大力猴是观世音化身的弟子，他来到普陀山观世音的跟前，观世音对猴子说：“猴子你有能力去北方雪域的岩山修行么？”猴子说：“我能去雪域的岩山上修行。”大悲观世音教给猴子“厌憎修行”（အောက်မှာမြတ်မှုပါ။），授予他居士戒，教授了深广教法，取名为“猴子行者菩萨”。派它去北方雪域的岩山上修行。^①

此段落中的几个细节已经让《罗摩衍那》呼之欲出。“罗刹国楞伽城”(राक्षसाली),是《罗摩衍那》中罗刹国的都城,是罗摩营救悉多的核心故事上演的地点。“十颈王”(शिवशःरामःगःशत्रुघ्निःराजा)是罗波那,天王罗摩(राम)即《罗摩衍那》的主角,“天女”(गौतमी)就是罗摩的妻子悉多。哈鲁曼达(हरुमाद)是悉多被罗波那抢走之后,帮助罗摩营救妻子的猴子。这简短的文字中已经出现了《罗摩衍那》中的几个核心人物,这就为我们从互文的角度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再者,通过将《柱间史》和相近时期其他包含族群源叙事的文献进行横向对比,我们也发现了前者与罗摩故事的独有关联。《嘛呢全集》在其第四部分《法王松赞干布传》(后文略写为《松赞干布传》)序言中记,“观世音菩萨左手发出的光化现成一个猕猴菩萨,到雪域森林深处修行和坐禅……圣救度母(救度母·अमृता·आ)化现为岩罗刹女”^[9],完全是一种佛理

化的表述。该书在总引、第一部分《大悲观音千佛大史》第34章及其后记中出现了菩萨猕猴哈鲁曼祖(ຫຸພະມູນ)的名字,但它独立存在,并没有罗摩故事作依托。《娘氏教法源流》复述了“吐蕃(人种)源自‘圣者观自在的化身一猕猴菩萨’的传说”^[10],但完全没有罗摩故事的痕迹。而《弟吴宗教源流》连族源叙事都不见踪影。

《柱间史》与这一影响深远的来自异域的故事究竟有怎样的关联？达吉耶(Eva K. Dargyay)将之称为“不那么成功的(尝试)”^[11]，然而，它是否真的不成功？曾经谈论罗摩故事在藏区流传的两篇文章洛珠嘉措《<罗摩衍那>传记在藏族地区的流行和发展》^[12]和仁欠卓玛《探析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藏族传统文学中的价值》^[13]都没有涉及其与《柱间史》的关系问题。仁欠卓玛曾有一个推断，“公元8~9世纪西藏不仅有《罗摩衍那》译本，且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是当时吐蕃文化界相对熟知的一项命题。”^[14]如果情况如此，则这一关系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去探讨。

二、《柱间史》成书前后西藏“罗摩衍那”故事的不同版本

为了能够定位真正能与《柱间史》形成对照关系的罗摩故事文本,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找寻该书成书前后记述该故事的相关文献。仁欠卓玛在《藏族传统修辞理论<诗镜>中的罗摩故事》中提示我们,西藏割据时期前后有几个与罗摩故事相关的藏语文献,包括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殊胜赞<广释>》(རྒྱྲླྷ-ସମ୍ଭାବ୍ୟ-ର୍ଯୁତ୍ୟ-ପାତ୍ର-ନାନ୍ଦୁ-ସମ୍ଭାବ୍ୟ) ^② 疏文及《萨迦格言及注释》疏解^[15]。李俊在《藏西普兰科迦寺祖拉康木门浮雕研究(一)——<罗摩衍那>与<龙喜记>情节》一文中还为我们提供了该寺木刻浮雕上的罗摩故事。

(一)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

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的基本情况很多研究

①感谢孙鹏浩提供的译文。相关译文还可参考阿底峡尊者发掘.柱间史[M].卢亚军,译注.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31.

②仁欠卓玛在《藏族传统修辞理论<诗镜>中的罗摩故事》中译为“《胜天赞与殊胜赞》”。参见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者都已论及^①,它被认为是《罗摩衍那》最早的藏语译本,德雍(J.W. de Jong)认为“这一藏文写本必然与某一梵文本密切相关”^[16]。王尧和陈践翻译了内容上相互接续的英藏敦煌古藏文I.O.737D和I.O.737A的基本内容。关于该文献的写作时间,国内外学者大都认为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或与之相近的时期^[17],即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

该文献是对蚁垤所著《罗摩衍那》的极大缩译和改编,《藏族文学史》(上)(1994年版)也提到这一点^②。该文献所讲述的罗摩故事在所有藏语文献中是最完整和最独立的,主要包括前世罗刹与神、人的恩仇,男女主人公罗摩、悉多的来历,罗摩营救妻子悉多、杀死罗刹王达夏支瓦(अद्य-संशिष्ठ)③的复杂过程,以及此后两人的风波及最后复合的故事。

(二)《殊胜赞<广释>》疏文中的罗摩故事

《殊胜赞<广释>》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皈依佛教的图尊朱吉和第吉达布兄弟^④(शृङ्ग-शुभा एवं उद्धव)所著,后来由孟加拉比丘西绕郭恰(शंखराज)⑤作注,正文部分由公元8世纪吐蕃译师班智达杂然达那(班智达)⑥翻译成藏文,注解部分由11世纪译师

仁钦桑布(958-1055)翻译。

该文献中的罗摩故事出现在注解部分,因为多是作为对释迦牟尼教导的反面例证出现的,所以文中更多关联的是故事中与贪嗔痴等恶行相关的内容,比如批评罗摩故事中仙人为美色所动等。

(三)普兰科迦寺祖拉康木刻浮雕的《罗摩衍那》故事

李俊在前述文章中结合季羡林所译蚁垤《罗摩衍那》、王尧所译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德庸所译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同王尧版)的英译本,对科迦寺祖拉康木门浮雕所刻的罗摩故事进行了梳理^⑦。

他提示我们几个重要信息,科迦寺木刻浮雕的完成与《柱间史》成书大致属于一个时期,“此门雕至今未有变动,依然是一千多年前的原有模样”^[18];木雕与古藏文《罗摩衍那》在内容上更接近,而不是蚁垤原著;木雕“体现出此经典之作在藏西地区的盛行”^[19]。

我们还应当看到,接近藏尼边境的科迦寺是仁钦桑布所建的三个寺庙之一,这与前文译师所译《殊胜赞<广释>》疏文中出现罗摩故事就有了联

① 参见J.W. de Jong, The Story of Rāma in Tibet, Text and Translation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GmbH, 1989;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of the Tibetan RāMūyana Story”, Indo-Iranian Journal, May/June 1977 (No.1/2); “An Old Tibetan Version of the Ramāyāna”, T’oung Pao, 1972 (Livr. No.1/5). [该文有杨元芳译文。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写本[J].西藏研究,1987(1)];洛珠嘉措所著“《罗摩衍那》传记在藏族地区的流行和发展”;仁欠卓玛所著“探析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藏族传统文学中的价值”等。

② 该书未做更多的解析。参见马学良,恰白·次旦平措,佟锦华.藏族文学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158.

③ 罗波那在古藏文《罗摩衍那》中的名字。

④ अद्य-संशिष्ठ-शुभा-उद्धव (D 1110), 德格版《丹珠尔》第1卷,第5a叶。仁欠卓玛在《藏族传统修辞理论<诗镜>中的罗摩故事》中译为“尚洛迦兄弟”。

⑤ 张长虹在《大译师仁钦桑波传记译注(上)》中译为“德且果恰”(दृद्ध-राजा),又信作铠。参见,中国藏学,2013(4).

⑥ अद्य-संशिष्ठ-शुभा-उद्धव (D 1110), 德格版《丹珠尔》第1卷,第42b叶。罗鸿推断可能是Jūramdāna,该名字表明他出生的时候父母很高兴。仁欠卓玛在《藏族传统修辞理论<诗镜>中的罗摩故事》中译为“班第仁青”。

⑦ 李俊在选择相互对照的文献中,缺少《殊胜赞<广释>》疏文的部分。他在文中引述季羡林的说法,“大译师仁钦桑布(958-1055)又曾从梵文直接翻译印度古典诗歌马鸣的《释迦牟尼赞》,其中引用了罗摩王子的故事”,这个信息比较模糊。首先,引文中的《释迦牟尼赞》可能指的是《殊胜赞<广释>》一书。仁钦桑布未翻译过《佛所行赞》。该书的藏译本出现于13世纪,译者为萨旺桑布(सावन्द-संस्कृत)、洛珠杰布(लो-बुद्ध-जे-बु).其次,根据黄宝生《梵汉对勘佛所行赞》译注本,我们能看到在写释迦牟尼生平的过程中与罗摩相关的多是与其故事的比附,如第六章“阐铎迦返城”写十车王的车夫阐铎迦送王子到苦修林,“我心中烦恼焦躁,/不能将你抛弃林中,/而自己回城,如同/苏曼多罗抛弃罗摩。”车夫返回之后,“市民们的泪水洒在路上,/犹如从前罗摩的车辆返回”。第九章“寻找王子”写“于是,祭司和大臣一起下车,/走近他,犹如优哩婆湿之子/投山仙人和大臣婆摩提婆,/渴望见到住在林中的罗摩。”(引文分别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58,196,231.)

结。而译师又以救世者的形象出现在《柱间史》松赞干布的“授记”当中,“正当黑暗之世,/西方圣僧降生,/其貌颇似飞禽,/故称‘鸟头圣人’……名曰‘仁钦桑布’”^[20]。这似乎都显现了《柱间史》与该故事的一种可能性关联。

(四)《萨迦格言及注释》中的罗摩故事

十三世纪藏族著名学者萨迦班智达(1182-1251)撰写了《萨迦格言》,同时代学者尊巴·仁钦贝(བྱତ୍ତବ୍ରାନ୍ତିକ୍ଷମ୍ୟ 1143-1217)对其中49首格言和典故作了疏解,1979年该书藏语版指出由于疏解存在一些问题,又由玛顿曲杰(ମାତ୍ତବ୍ରାନ୍ତିକ୍ଷମ୍ୟ)做过修订^[21]。罗摩故事主要出现在该书的疏解当中。《西藏通史》(宋代卷)曾指出,《萨迦格言》中“《罗摩和罗刹王的故事》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缩写,是从佛经的‘十车王’故事转录的”^[22]。

该书中的罗摩故事篇幅较短,情节连贯。它从罗波那为了修炼而供养大黑天讲起,交代了悉多的来历及罗摩营救悉多、最后消灭达夏支瓦、幸福生活的故事。与古藏文《罗摩衍那》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它缺少罗摩救回悉多之后的情节^①。其他部分在细节表现上也有差异^②。

综合以上内容,我们拟选择古藏文《罗摩衍那》作为与《柱间史》进行互文比较的对象。相比其他文献多依据自己的标准对罗摩故事进行裁剪,古藏文《罗摩衍那》所讲的故事最完整,在主导情节上更接近蚁垤《罗摩衍那》,其完整的框架为整体性的对照提供了基础。同时,该文献中女性形象尤为突出,紧密包裹在以罗摩为核心的英雄故事周围,并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与《柱间史》对女性角色的重视相近。从文体的角度来看,《柱间史》与古藏文《罗摩衍那》都以叙事为主,为文本比较提供了基础。

三、《柱间史》与古藏文《罗摩衍那》的互文叙事

“英雄与美人”的架构是东西方文学中英雄故

事书写的一种叙事程式,《柱间史》与古藏文《罗摩衍那》^③从某种程度上也显现了对这种程式的因袭。我们将在这一主导框架下从地域的空间特征、情节设置及人物关系几个方面进行互文性的解析。

(一)地域的空间特征相近

《柱间史》的地域背景雪域吐蕃同古藏文《罗摩衍那》中核心故事的上演地楞伽城均以危难之地作为其主导特征,形成了一种可能性的呼应关系。吐蕃在《柱间史》开篇就被描述为一个可怕的地方,“自生自灭在地狱里”^[23],“只有飞禽走兽在这里自恶趣复往恶趣,就像雨水落进大海,永无复返之望”^[24],“上、中、下三界罕无人迹,故观世音菩萨也就无所化机可言。”^[25]后文也反复进行渲染。赤尊公主告别父亲时说,“人称吐蕃野蛮人……似是罗刹之子孙……人说吐蕃饿鬼城,遍地哀鸿嗷嗷声”^[26]。文成公主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重述,“雪域吐蕃鬼地方,神龙鬼魅之方域”^[27]。“野蛮人”在书中稍前部分已经出现,用来指岩罗刹女的后代,“食虱啖肉野蛮人”之种。《嘛呢全集》和《娘氏教法源流》中有几乎相同的表述,《弟吴宗教源流》则用“吐蕃中部属于愚危时期”^[28]来概括。相近地,古藏文《罗摩衍那》中的楞伽城乃是罗刹所居之地,神与人在这里都遭到驱逐。“由于连遭荒歉、瘟疫,三界众神相聚逃亡。罗刹部众却发达兴旺。神、人政事,衰败异常。不幸者,罗刹掌握三界,众神、人无有别法”。^[29]雪域吐蕃同楞伽城同被描述为一个需要得到救度的地方,这就为之后英雄的现身及局势的转变作了铺垫。

(二)情节设置上的雷同

1.猴子与女人

两个文本中猴子与女人之间的情节设置似乎显现了一种近似的关系。首先,猴子与女人两个角色决定了书中英雄的出现。《柱间史》将猕猴与岩罗刹女作为藏族先民的始祖,讲述了其繁衍生息的过

① 罗摩与悉多第二次离合的故事在蚁垤《罗摩衍那》(后篇)中,该篇通常被认为是后来窜入的。

② 仁欽卓玛在《藏族传统修辞理论<诗镜>中的罗摩故事》一文中提到《殊胜赞<广释>》与《萨迦格言及注释》中的罗摩故事基本相同。

③ 以下古藏文《罗摩衍那》的人名均采用王尧、陈践汉译本的译名。参见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J].西藏研究,1983(1).

程,松赞干布是作为其后代出现的英雄人物。古藏文《罗摩衍那》也是将猴子与女人作为引出英雄罗摩的重要的先导角色。这两个形象与两个诅咒相关。罗刹王药叉高日(ྱାଣ-ମର୍ତ୍ତି)的孙子十头魔王达夏支瓦等三兄弟想在修得大成就之后替舅舅玛拉雅本达(ମାର୍ଯ୍ୟାଦାତ୍ରୀ)报仇,但在其求教于大黑天(ଶତରୁଷି)的过程中由于蛮横狂妄,分别遭到大黑天妃子邬巴岱(ୟୁଦ୍ଧାଦୀ)与大黑天大臣扎巴岱(ସତ୍ୟାଦୀ)的诅咒,说他们将为女人和猴子所灭^②。这女人与猴子即为悉多与哈鲁曼达。而正是这两个人物成就了罗摩这个英雄。所以两个文本中猴子和女人均是英雄故事的源头,是具有奠基性的角色。

其次,两个文本都出现了得道者面对罗刹女的相似困境。《柱间史》中哈鲁曼达不是一只普通的猴子,他是观世音菩萨弟子的化身。岩罗刹女分别扮成雌猴和妖艳的妙龄少女百般诱惑他并以死相逼,使他陷入了一个心理困境。达吉耶也曾提示要注意到这一点^[30]。猴子最后不得已求救于观世音菩萨,得到其允诺并与罗刹女结合,大大强化了哈鲁曼达此举之拯救危难的意义^③。古藏文《罗摩衍那》也描述了成就者相似的困境,体现在大梵天(ଶତରୁଷି)之子仙人毕秀若色那(ଶିଶୁ-ରୁଷା-କ୍ଷମା)身上。玛拉雅本达在失去所有亲族侥幸存活之后为了复仇,充当毕氏的仆役以为修炼。他向仙人献上自

己的妹妹罗刹女美嘎色那(ଶିଶୁ-ଶିଶୁ)④,此女“会心一笑,搂颈亲昵,最为擅长”^[31]。仙人很犹豫,“以仙人的圣净梵行,不能与妙音天女成终身伴侣”^[32],但“为怜悯众生事业,虽与圣教相违也应允诺;若不能满足众人心愿,比杀父之罪孽还要严重。/为此,我收下这美女。”^[33]

再者,两个文本都使用了“父系”“母系”描述一种传承关系,父系代表着神圣的一面,母系代表着魔怪的一面。《柱间史》写哈鲁曼达面对无法生存的后代非常苦恼,观世音菩萨为此做了授记,“你的子孙后代将分为父系(ଶତରୁଷି)和母系(ଶିଶୁ-ଶିଶୁ)两大类。”^[34]这一分类没有来源,显得比较突兀。所属父系的,即指传承了作为成道者父亲猕猴菩萨的禀性,所属母系的则传承了作为岩罗刹魔女的禀性,两者一正一邪刚好相对。古藏文《罗摩衍那》中有两处表述与这一划分雷同。一是,毕秀若色那与美嘎色那所生的十首罗刹等三兄弟向大黑天祈求帮助,大黑天不理睬,因其认为他们的母亲美嘎色那“证悟极坏”(ଶତରୁଷି-ଶିଶୁ-ଶିଶୁ-ଶତରୁଷି-ଶିଶୁ-ଶତରୁଷି)将^[35],将其儿子也归属于母系一边。二是当哈鲁曼达被罗刹抓住要处死时,他提出了请求,“我不求情别杀。但务请像诛我之父那样杀我”(ଶତରୁଷି-ଶିଶୁ-ଶତରୁଷି-ଶତରୁଷି-ଶିଶୁ-ଶତରୁଷି)”。^[36]“诛我之父那样”即用了父系的归类法,这在《萨迦格言及注释》中表现得更完整。“你楞伽城

① 即蚁垤《罗摩衍那》中的须吉舍。

② 《萨迦格言及注释》中也有两个诅咒的情节,是大黑天派遣妻子与儿子去帮忙,与古藏文本中妻子与猴子大臣主动帮忙形成了差别。

③ 哈鲁曼达与观世音菩萨之间关系的缘起并没有出现在《柱间史》中,但这个问题在元代的察罕·旺出儿监藏(କାନ୍ତରୁଦ୍ଧର୍ମଜ୍ଞାତ୍ମକ)《道果西藏上师广录,附西藏和教法之源》(କାନ୍ତରୁଦ୍ଧର୍ମଜ୍ଞାତ୍ମକ-ଏମା-ଦ୍ୱାରା-ପ୍ରକାଶିତ-ଶିଶୁ-ଶତରୁଷି)中得到了创生。文中写到,西藏的猴子都梦见他们被来自楞伽城的罗刹吃掉了,就找猴王的将军哈鲁曼达商量。大家决定火烧楞伽城。哈鲁曼达尾巴上绑棉布浸酥油并被点燃,上窜下跳间四处起火,观世音菩萨见状问及缘由,后将之慑服归化。之后该文记述了哈鲁曼达被派往雪域修行,遭遇岩罗刹女的前后以及生育后代等与《柱间史》大致相同的内容。明显地,该文生造了猴子做梦的情节,将其与罗摩故事中哈鲁曼达去楞伽城营救悉多被抓后、遭到火烧惩罚的部分相互关联,在这个过程中引入了观世音菩萨,从而在细节上构建了《柱间史》中不甚清晰的猴子与观世音菩萨的关联。感谢孙鹏浩提供的文献及汉文翻译。察罕·旺出儿监藏的藏文写本是一部1304年成书的历史著作,由民族文化宫藏,其相关信息参见,Leonard van der Kuijp, “Fourteenth Century Tibetan Cultural History I: Ta'i-si-tu Byang-chub rgyal-mtshan as a man of religion”, Indo-Iranian Journal, 1994(no. 2). Penghao Sun, “To the Place Where Tea Comes from: Gyi-ljang's Trip to China.” Sino-Tibetan Buddhism across the Ages, ed. Ester Bianchi and Weirong Shen, Leiden: Brill, 2021:90 - 110.

④ 古藏文本改写了蚁垤《罗摩衍那》中的这一人物关系。后书中是吉吉悉与仙人毗湿罗婆结合。吉吉悉是须摩里(相当于玛拉雅本达)的女儿,而非妹妹。

有国法,我也有两种死法。……父系(父系)和母系(母系)两种死法,若按母系将我关在库房中,给各种美食,最后被噎死;若按父系的死法将在我的尾巴上缠布,涂上酥油后点燃。”^{①[37]}

猴子与女人的叙事在《嘛呢全集》^[38]和《娘氏教法源流》^[39]当中也有出现,但它们还多出了一个形象,都表现为一个非人非猴的生命(生命),其所象征的皆是“法”,显现了两者着眼佛法理论的特征。相比较而言,《柱间史》一直保持着其故事性的一面。

2. 战争中的“镜子”和“箭射”

在对战争过程的描写中,两个文本都有“镜子”和“箭射”的细节,且形象非常突出。在“镜子”情节中,《柱间史》写玛桑瞄准直贡赞普额头上的白银镜射杀了他^[40],在历史更为久远的敦煌吐蕃文献P.T.1287赞普传记中完全没有类似的描述,相反,其与古藏文《罗摩衍那》记述罗摩帮助猴子妙音与哥哥巴里作战有相近之处。第一次罗摩由于无法辨清两人的位置而失败,第二次他让妙音在尾巴上系一面镜子,通过镜子反射作为标识,用暗箭杀了巴里^②。“镜子”所发挥的功用与《柱间史》一样,具有提示和辨认的功能。很多藏语文献都因袭了这一写法,如《娘氏教法源流》《弟吴宗教源流》《萨迦格言及注释》《九部钥匙》《绳卦十万续》《西藏王统记》等。

在“箭射”问题上,《柱间史》写玛桑箭射直贡赞普的额头,与P.T.1287赞普传记也完全不同。后者记,“罗阿木达孜自腋下取出小斧砍死赞普的护身神岱拉工甲,赞普也遇害而亡”^[41]。《柱间史》中“小斧”(小斧)与明示苯教文化的“岱拉工甲”(岱拉工甲)都不见踪影,说明是做了新的创编。图齐在比较直贡赞普与朗达玛的形象时提出,“这两位赞普都被射出的一支箭杀害。但在有关贡支的问题上,传说中在一把匕首和一支箭矢之间犹豫不决。”^[42]图齐所讲的“犹豫不决”应该是看到了上述文献所述之不

同。但他并未去追溯不同之来源。我们于此处提出的互文关系,也许是廓清其来源的一个方向。

(三) 主要人物之间的映射关系

从两个文本的人物关系来看,几组核心人物即松赞干布与罗摩,文成公主与悉多,赤尊公主与罗刹王达夏支瓦的妹妹布尔巴拉(布尔巴拉),似乎都闪烁着对方身上的影子,形成了一种可能性的映射关系。

1. 松赞干布——罗摩

两人作为英雄人物的核心形象很容易被辨识出来。他们同为声望卓著的甘蔗族后代^③,都有神圣的缘起,即松赞干布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罗摩的诞生源于父亲十车王祈请五百婆罗门而得赐其妻子的“一枝花”,且都与佛祖释迦牟尼有亲族上的关联^④。《柱间史》记述松赞干布从出生到成为佛教法王的完整过程,古藏文《罗摩衍那》书写罗摩从诞生到成为国王、从罗刹国夺回妻子并消灭他们的完整过程。

更重要的互文关系体现在对细节的处理上。两个英雄都有听信谗言和通过书信威慑同盟的情节。谗言情节均由两女一男三方人物构成,其中两女构成竞争关系。《柱间史》对这一情节的叙事显现了一种古怪的委婉。故事表面上发生在松赞干布与赤尊公主之间,在修建逻些神殿的过程中,后者因听到文成公主仆人的谗言,心中不满,遂打发一侍女给赞普送膳。侍女第二次才认出赞普,她慌乱中放下御膳离开,导致正在修殿的赞普分心失手削了狮子像的鼻子,让赞普一度放弃了修殿的工作。书中对这次遭遇的解释是因为有人谗言文成公主造成的(文成公主),从而将这段叙事的焦点最终定格在文成公主身上。所以,谗言故事需被解读为赤尊公主是引子,实际突出的是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关系。从赞普-赤尊的故事到文成的最后突入,在叙事的合理性上不太充分,会造成理解上的困惑。但也许正是这种不

① 蚁垤《罗摩衍那》中是十头魔王提出点燃哈鲁曼达的尾巴以示惩罚,没有类似猴子主动提出死法的情节。

② 相较蚁垤《罗摩衍那》,这是古藏文本新添的内容。

③ 当《柱间史》将吐蕃王族的源头放在斯巴恰拉(斯巴恰拉)身上的时候,就表明了松赞干布是甘蔗族的后代。

④ 薛克翘指出,“佛祖释迦牟尼与罗摩有血统上的联系,罗摩为释迦牟尼的远祖。”参见薛克翘.佛陀与罗摩的血缘关系——读《琉璃宫史》之一得[J].大连大学学报,2008(1).

充分透露出对这一情节的书写可能存在某个模板。古藏文《罗摩衍那》中,罗摩营救悉多之后原本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有一次却意外听到李杂比支玛塔巴(ସିଳାବିଶମାତାବା)埋怨老婆不忠,他老婆反以悉多曾被达夏支瓦占据百年、回来后依然与罗摩恩爱来驳斥其丈夫。罗摩为了确证她的说法而约其见面,竟听信其谗言并与其共枕、最后赶走了悉多。这里的谗言故事以李杂比老婆为第三方,关联的重点仍然在罗摩与悉多身上。如果我们引入其他讲述该情节的文献,则更能显现《柱间史》与古藏文《罗摩衍那》的关联。《嘛呢全集》的《松赞干布传》记述侍女送饭时在诸多化身中无法辨认赞普、引得赤尊公主发笑而使赞普分心失手,《松赞干布二十一行》(后文略写为《二十一行》)写赤尊公主悄悄送饭,侍女从门外看到赞普的诸多化身,她们的感叹让赞普回头而误了事。《娘氏教法源流》与《弟吴宗教源流》几乎一致,写赤尊因洗头而打发侍女送膳未成,之后侍女尾随公主见到赞普诸多化身而惊呼,致使赞普失手。这些文献在该叙事中均没有涉及文成公主,凸显了《柱间史》的独到之处。

用书信威慑盟友,也是刻画两位英雄时共有的情节。《柱间史》用了很长的篇幅写噶尔迎娶两位公主时用三封书函完成了任务。可能是《韦协》^①为其提供了资源,该书在开篇记述迎娶文成公主事宜之时,就提到“此三位使者携着赞普交付的密封于箧中的三封书函前往汉地”^[43]。《韦协》中三封书函只出现在对文成公主的描述中,《柱间史》却也将其运用到赤尊公主身上。并且,《韦协》中不超过10行的文字在《柱间史》中被发展成很长的篇幅,不仅撰写了书信的具体内容、始终以威慑对方的口吻显示赞普的强大力量和信心,还增设了不同求亲团体之间相互竞争的情节。这种威胁信同样出现在古藏文《罗摩衍那》中。妙音在罗摩的帮助下战胜哥哥巴里成为猴王之后沉迷享乐,忘记了他要帮罗摩找回妻子的承诺。罗摩遂用箭射去一封信提醒他。妙音看到用箭捎来的信“胆战心惊”。罗摩在信中

警示他,“‘信守誓言啊妙音!别走巴里走过之路,/巴里被戮之路,不是一条好路。’”^[44]妙音读完信后更加惊恐万分,赶紧派军队去援助^②。范谢克(Sam van Schaik)也注意到书信写作的问题,在《早期西藏的罗摩故事》一文中,他将古藏文中的记述称为“对原著古怪的添加”^[45]。信函确曾是一个重要问题。黎吉生(Hugh Richardson)在谈论两位公主的文章中曾提示过,“汉地学者替松赞干布写信致汉地皇帝……赞普差人制造纸墨”^[46],F.W.托马斯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中告诉我们,“在吐蕃本土,书写是在8世纪才广泛盛行起来的,这是为了文秘和复杂的军事系统的需要,以及其他记录的需要。例如,像其他短小的记录、摘要、标签等,再如书信和拜访牒,木牍也被大量使用。”^[47]《娘氏教法源流》在谈到藏文创制的时候特意提到,“读(他国)诏书时,(大臣)告诉吐蕃王说:‘(我们)除了口信(往来)外,无文字书函’”^[48]。可能古藏文对原著的改译是一种归化翻译,突出了信函在吐蕃时期的独特意义。在这一部分叙事中,《嘛呢全集》中的《松赞干布传》和《娘氏教法源流》中都比《柱间史》多出了赞普指示噶尔如何求亲的内容,而在书信的言辞上没有出现追溯自己释迦族的缘起以及类似“将把尼国夷为平地”“将踏平你的国土”“让你山河破碎”这样咄咄逼人的话语。《二十一行》中只简单记述了尼、汉二王因害怕而嫁女,《弟吴宗教源流》则只用一句话交代了娶亲事件。在这里,《柱间史》又和其他文献形成了差别,显现了浓厚的文学色彩。

2. 文成公主——悉多

二人在整体形象上都被认定为“神女”,占据了英雄故事模式中“美人”的位置,集美貌、神意与德行于一体。文成公主“身材修短合度,/体态风韵适中,/秀色倾国倾城。/舞乐无不精通,/谈笑别有风韵”^[49]。她在书中多次被称为“神女”(ସମ୍ମାନିକାନ୍ତିକା),噶尔散布信息使吐蕃人认为她有神通。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占卜堪舆,针对罗刹女地形建寺震慑。书中点

① 本文使用巴擦·巴桑旺堆所提供的译名。

② 蚁垤《罗摩衍那》中没有关于书信的记述,罗摩让弟弟罗什曼那上门带话给妙项(即王尧译本中的妙音ସ୍ମିତ୍ୟନ୍ତା),让他遵守当初帮他救回悉多的承诺。

化阿底峡尊者的逻些疯婆被人称为“文成公主的转世”^[50],也印证了她的特殊来源。《韦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等文献对文成公主的记述都比较简略,且没有明显的褒贬态度,而《柱间史》对其进行了极大的发展,显现了对文成公主的褒扬及对其在佛教入藏事业中重要性的强调。并且,我们认为书中末章她关于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金像挪移的授记^[51],显现了其与历史上金城公主相互重叠的形象^①,沃纳(Cameron David Warner)所称《柱间史》为文成公主“最早的整体叙事”^[52]确有一定的道理。对悉多的描述文字朴素,“有一个长得很好,美貌无比的女婴,双目清澈”^[53],“长大了,看起来,世人中,无人能比她更好更美更俊的了”^[54]。她“是神们修习成的”^[55],其宿命就是投生以消灭罗刹之众。文中多次称其为“神女”(ସମ୍ମାନୀୟୀ)。悉多这一形象如同反写的潘多拉,后者在希腊神话中也由众神打造,她通过迷惑普罗米修斯的哥哥爱比米修斯,被他接纳而给人间带来灾难。

从情节设置上,两人都为谗言所害。《柱间史》的处理又一次显现了怪异的色彩。书中写文成公主入藏,原本一直突出其作为虔诚的佛教徒的形象,但却突然提到后世吐蕃妇道日益衰微乃肇始于文成公主的传言。传言内容涉及其与噶尔之间私通怀孕,因怕见赞普而在途中分娩耽搁时。这一谗言如同一个赘饰附着在文成公主的叙事中,突如其来令人困惑。但可能正是这种怪异才更显现出《柱间史》可能为了获得某种戏剧性效果而对其他文本中的情节进行了“硬移”。古藏文《罗摩衍那》

中悉多也被罗摩误认为与达夏支瓦有关联,而被他误解抛弃^②。《嘛呢全集》中《松赞干布传》记述噶尔的聪慧打动了公主,她在路途中一再停留等待他,导致她的随从埋怨,认为她想生下小孩之后再出发^[56],叙事上显得自然不刻意。《二十一行》完全没有与谣言相关的叙述,写公主乘着赞普眼中的光芒瞬间就到了拉萨。《娘氏教法源流》也提到有人诬陷文成公主之事,接续在噶尔追上大队伍之后,但在叙事的表现上是连贯的,且没有提及后世妇道衰微等事^[57]。这之中只有《柱间史》的叙事显得勉强唐突。

3. 赤尊公主^③——布尔巴拉^④

赤尊公主在《柱间史》中作为引入佛教的源头之一非常重要,但在同文成公主的对照中,她身上的确闪现着些许布尔巴拉的影子。书中写她为建红山宫,在钵盂中变出美味贿赂男女夜叉时,“珠光宝气地打扮,额头上缠一条白绫带”(ସମ୍ମାନୀୟୀ ମହାରାଜୀଙ୍କରେ ପରିପାଦିତ ପରିମାଳା ପରିପାଦିତ ପରିମାଳା) ^[58],隐蔽地显出了一丝妖冶之气,这种写法在《柱间史》对人物的塑造中是非常罕见的。《嘛呢全集》《娘氏教法源流》所记述的相似情节都没有用类似的语言进行渲染。布尔巴拉是达夏支瓦的妹妹,科迦寺浮雕在表现罗摩故事的第1版中刻画了四个人物,除了罗摩、悉多和达夏支瓦之外,就是布尔巴拉,可见她的重要性。她丑陋无比,“披头散发,头发拖地,皮肤丑陋粗糙有如猪皮,双目射火,口喷火焰,一夜损坏伤害八万由旬之地人口、财物”^[59]。但当她见到英俊的罗摩之后,便变出

① 我们仍然可以在《韦协》中找到这一叙事的基本关联,“金城公主每年在拉萨惹木其瞻仰、供养其先辈姑姑文成公主所迎请的释迦牟尼像”。(德吉.《巴协》汇编(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41)《西藏王统记》在两个部分对挪移佛像事件进行了记述。“王孙芒松芒赞事略”部分写唐朝皇帝进攻吐蕃,并传将迎回觉阿释迦像。众人便将觉阿像迎至拉萨,藏在南明镜门内并泥封,另塑了一尊文殊像以作替换。“赤德祖赞·麦阿葱事略”部分将这个情节续接到金城公主身上。她从南明镜门迎出觉阿像,将其安置于殿后净香室中心,建立迎佛供祀的制度。(两部分分别见,萨迦·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237,243)

② 蚁垤《罗摩衍那》也有相似的描述,只是表现的情境不同。罗摩听其朝臣汇报民间的议论,有人提及悉多曾经遭劫,但未受膺惩,这些议论使罗摩很苦恼。他便召集其他三兄弟倒苦水,让罗什曼那把悉多置放边地净修林中,以示遗弃。

③《柱间史》多称其为“白度母”。“嘛呢全集”(上)除“白度母”的称谓外,《大悲观音千佛大史》中还将其称为颦眉度母的化现(见松赞干布,等.嘛呢全集(上)[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116)“布里库提”(Bhrikuti)(张云,林冠群主编:西藏通史(吐蕃卷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21)和“布里库提”[德吉卓玛.尼泊尔赤尊公主与吐蕃佛教[J].中国藏学,2016(2)],可能来源于颦眉度母的梵文写法“Arya-Bhrikuti-Tārā”。

④ 即蚁垤《罗摩衍那》中的首哩薄那迦。

美貌加以诱惑，声称自己有“高尚美妙之身”。

在人物关系结构上,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及赤尊公主之间,似乎映衬着罗摩与悉多及布尔巴拉之间的关系。赤尊公主性子蛮横霸道、嫉妒多虑,喜欢挑起事端。《柱间史》用了很多篇幅书写她对文成公主的不满。从文成公主入藏开始,她就一直阻挠其与赞普见面,怕文成公主争得赞普的宠爱,其嫉妒和多虑之心尤为突出。前文所析修殿事件的表现就很典型。在众多文献中,唯有《柱间史》突出了她的嫉妒和猜忌。布尔巴拉在争夺罗摩这一事件上,也与悉多形成一种竞争关系。她因见到罗摩英武俊美,想与他同住,在遭到拒绝后对其妻子悉多心生恨意,后劝导哥哥达夏支瓦去夺取悉多。布尔巴拉正是引发争夺悉多之战的人物。赤尊公主和布尔巴拉身上都有希腊神话中“不和女神”的影子。

仰卧罗刹女身体部位之间的关系^[64]，《二十一行》也只简单地写心脏“被国王的宫殿所压”^[65]，《娘氏教法源流》完全没有类似的表述^[66]。

对于赤尊公主的理解确实要更复杂一些。有些研究依《柱间史》而论,如《西藏通史》(吐蕃卷上)^[67]、德吉卓玛《尼泊尔赤尊公主与吐蕃佛教》^[68]等,有些指出赤尊的存在没有历史依据,如图齐^[69],黎吉生^[70]等。有些则看到她身上折射出来的蕃尼之间在政治、文化和商业上的来往关系,如海勒(Amy Heller)^[70],菲尔普顿(John Whelpton)^[71]。也许吐蕃及割据时期西藏与尼婆罗之间或平和或紧张的历史关系可以成为我们理解赤尊公主形象的一种途径。“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尼泊尔已臣吐蕃”^[72],因为松赞干布帮助纳伦德拉·德瓦打败毗湿奴·笈多(Vish-nu Gupta),争回了自己的王位。“可能是在流亡的尼婆罗人的劝说下,松赞干布主持或至少允许与佛教相关的一些活动。”^[73]这种合作的关系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尼泊尔的迦斯亚——末罗王朝(Khasa Malla)大约在12世纪的某个时候曾从自己的版图尼泊尔西部成功地兼并了西部西藏。”^[74]自吐蕃至割据时期,赤尊公主形象的背后也许正蕴藏了尼婆罗与西藏之间亦敌亦友的历史互动关系,她从而也成为了《柱间史》中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人物。

4.《柱间史》中缺席的达夏支瓦

① 参见 Hugh Richardson , “Mun Sheng Kong Co and Kim Sheng Kong Co, Two Chinese Princesses in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Spring 1997(No. 1):5. 黎吉生提到赞普可能在身在其朝廷的尼婆罗统治者纳伦德拉·德瓦(Narendradeva)的随行人员中挑选了一位和亲。

恶相被抛弃后成为罗摩之妻。达夏支瓦因妹妹忿恶又欲抢夺悉多为妻。德赛(Santosh N. Desai)认为这是藏语版本里有意思的地方^[76],它明显不同于蚁垤原版。虽然达夏支瓦—悉多的父女-夫妻关系没有建构成功,但在其结构关系上是与《柱间史》雷同的。区别在于前者显现为仇恨和纷争,朝向恶,后者蕴含着和谐和同一,朝向善。《嘛呢全集》在《对臣民的遗训》用“这三位,父亲和母亲们被人眼见着就消失了”^[77],只突出他们作为佛理引导者的角色,《娘氏教法源流》则完全没有类似的关系表述。

结语

以上我们选择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作为与《柱间史》进行对照的核心文本,解析了两者之间在地域特征的描述、猴子与女人及“镜子”与“箭射”的情节设置,以及人物塑造上可能存在的互文关系。这些被引入的异域元素附着于佛教在吐蕃的立足这个核心问题,并据此进行变形,融入《柱间史》的主题建构当中。《柱间史》在叙事上显现出不连贯、比较牵强和缺乏逻辑的地方突显了其与古藏文《罗摩衍那》之间的参照关系,同时,当我们引入其他与《柱间史》有相近叙事的文献《韦协》《嘛呢全集》《娘氏教法源流》及《弟吴宗教源流》进行对照时,《柱间史》与古藏文《罗摩衍那》之间的互文关系就显得更为明晰。石泰安(Rolf A. Stein)曾在《汉藏走廊的羌族——传说连续性的一例》中讨论了猕猴与岩罗刹女结缘的起源之说,“图齐(Giuseppe Tucci)先生已经正确指出,这只猕猴的名字并不一定说明吐蕃有关先祖的传说起源于印度。”^[78]在以上整体性的观照当中,我们通过散布在书中的多个细节,看到了可能潜藏在《柱间史》与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之间的互文关系,这或许会为我们理解《柱间史》的创生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向,以进一步认识和挖掘该书背后深广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

(感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鹏浩、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罗鸿和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

院副教授旦增遵珠在研究资料和文献阅读及翻译上提供的帮助。)

参考文献

- [1] 张云.藏文史书《柱间史》有关西藏社会史的若干记载及辨证[J].中国藏学,2013(S1).
- [2] 完么吉合代.论藏王松赞干布《柱间史》[D].西宁:青海民族大学,2017.
- [3] Cameron David Warner.The Genesis of Tibet's First Buddha Image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from Three Editions of the Vase[-shaped] Pillar Testament (bka' chems ka khol ma)[J].Light of Wisdom, 2010(1).
- [4] Martin A. Mills.Ritual as History in Tibetan Divine Kingship: Notes on the Myth of the Khotanese Monks[J].History of Rligions, 2012(3).
- [5] 杨毛措.婚姻与善法,藏文伏藏《柱间史》的王权表述[J].民族研究, 2020(4).
- [6] Ronald M. Davidson.The Kingly Cosmogonic Narrative and Tibetan Histories: Indian Origins, Tibetan Space and the bKa' chems ka khol ma Synthesis[J]. Religious Studies Faculty Book Gallery, 2004.
- [7][11][30] Eva K. Dargay, "Srōng-Btsan Sgam-Po's Biography in the Maṇi Bka' Bum,"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989 (No.2/3) :256,252.
- [8][20][23][24][25][26][27][34][40][49][50][51][58][60][61][63]
- [75] 觉沃阿底峡.柱间史(藏文)[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48, 280–281,46,47,47–48,138,172,33,87,182,4,273–274,144,145,145,202,310–311.
- [9][38][56][62][64][65][77] 松赞干布,等.嘛呢全集(藏文,上).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268,93,309,398,310,400,415.
- [10][39][48][57][66] 娘·尼玛韦色.娘氏宗教源流[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141,152,171,227,228–229.
- [12] 洛珠嘉措.《罗摩衍那》传记在藏族地区的流行和发展[J].曲将才让,译.青海社会科学,1982(1).
- [13] 仁欠卓玛.探析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藏族传统文学中的价值[J].西藏艺术研究,2015(2).
- [14][17] 仁欠卓玛.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翻译时间与故事文本探析[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 [15] 仁欠卓玛.藏族传统修辞理论《诗镜》中的罗摩故事[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 [16] J.W. de Jong. An Old Tibetan Version of the Ramāyā?a[J].

- T'oung Pao, 1972 (Livr. 1/5) :192.
- [18][19] 李俊. 藏西普兰科迦寺祖拉康木门浮雕研究(一)——《罗摩衍那》与《龙喜记》情节[G]//刘正爱. 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五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50,259.
- [21][37] 《萨迦格言及注释》(藏文)[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190,178.
- [22] 陈庆英,张亚莎,拉巴平措. 西藏通史(宋代卷)[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381.
- [28] 弟吴贤. 弟吴宗教源流(藏文)[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223.
- [29][31][32][33][35][36][44][53][54][55][59] 郑炳林,黄维忠.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学卷[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160,161,162,162,167-168,163,164-165.
- [41] 金雅声,郭恩,等.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12)[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
- [42][69][意]图齐,[西德]海西希. 西藏和蒙古的宗教[M]. 耿昇,译. 王尧,校订.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282,14.
- [43] 德吉. 《巴协》汇编(藏文)[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39.
- [45] Sam van Schaik, "Rama in Early Tibet", earlytibet.com/2008/08/07/rama-in-early-tibet/.
- [46][73] Hugh Richardson. Mun Sheng Kong Co and Kim Sheng Kong Co, Two Chinese Princesses in Tibet[J]. The Tibet Journal, Spring 1997(No. 1):4,5.
- [47] F.W. 托马斯. 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M]. 刘忠,杨铭,译注.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289.
- [52] Cameron David Warner. A Miscarriage of History: Wencheng Gongzhu and Sino-Tibetan Historiography[J]. Inner Asia, 2011(No. 2):246.
- [67] 张云,林冠群. 西藏通史(吐蕃卷上)[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21-22.
- [68][72] 德吉卓玛. 尼泊尔赤尊公主与吐蕃佛教[J]. 中国藏学,2016(2).
- [70] Amy Heller. The Lhasa gtsug lag khang: Observations on the Ancient Wood Carvings[J]. The Tibet Journal, Autumn 2004(3).
- [71] 约翰·菲尔普顿. 尼泊尔史[M]. 杨恪,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20.
- [74] 张长虹. 西藏西部早期佛教绘画中的波罗艺术风格考论[J]. 宗教学研究,2007(2).
- [76] Santosh N. Desai, Ramayana-- An Instrument of Historical Contact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between India and Asia [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v., 1970(No. 1):8.
- [78] 石泰安. 汉藏走廊的羌族——传说连续性的一例[G]//石泰安. 汉藏走廊古部族. 耿昇,译. 王尧,校订.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13.

On Intertextual Nar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illar Testament and the Old Tibetan Version of the *Ramāyāna*

Tsey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1)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e intertextual nar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illar Testament and the Old Tibetan Version of the *Ramāyāna*. Firstly, a comparison is made between the *Old Tibetan Version of the Ramāyāna* with three *Ramā* stories which appear in the *Extensive Interpretation on The Religious History of India, and Sakya Pandita's Treasury of Good Advice and Notes*, and then the *Old Tibetan Version* is chosen as the major text compared to the *Pillar Testament*. Secondly, an analysis is done on the possible intertextual narrative relationship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pacial characteristics, the plots setting,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ngtsen Gampo (Srōng-btsan-sgam-po) and Ramā, between Princess Wencheng and Sītā, between Princess Bhrikuti Devi and Purpala. Finally, the study argues that it's possible that the intertextual narrative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the *Old Tibetan Version of the Ramāyāna* and the *Pillar Testament* and this point of view will disclose the complex literary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Pillar Testament*.

Keywords: the Pillar Testament; the Old Tibetan Version of the *Ramāyāna*; the intertextual narrative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巴尔卡·阿贵]